

从未想过如果一切重来，直到我开始失去你。

BEFORE YOU GO

重返19次人生

[英] 克莱儿·斯沃特曼 著
朱亚光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EFORE YOU GO

重返 19 次人生

[英] 克莱儿·斯沃特曼 著

朱亚光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D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返 19 次人生 / (英) 克莱儿·斯沃特曼著; 朱亚光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11-9

I. ①重… II. ①克…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71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264

Before You Go

Copyright © 2016 by Clare Swat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e & Heato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重返 19 次人生

作者 [英] 克莱儿·斯沃特曼

译者 朱亚光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瑜

责任编辑 苏双鸽

特约策划 高蕙

特约编辑 刘洁丽 王俊艳

版权支持 高蕙 韩东芳

封面设计 林丽

封面绘图 Dola Sun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9.5

字数 23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211-9

定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TIME

序 幕

这是一个大热天，明媚的阳光与悲伤的心情显得格格不入。柔伊从一辆黑色轿车中走出来，脸色苍白，表情木然，她踉踉跄跄地朝着面前一栋低矮的砖房走去。母亲桑德拉赶紧跟上，用保护的姿势搀着女儿的胳膊。

大门的右侧站着一群人。日正当空，人们的影子缩得很短。在耀眼的阳光下，柔伊无法看清楚他们是谁，眼前只有一些明晃晃的人影，其中一两个在抽烟，他们嘴里吐出的烟雾，氤氲在夏天温暖的空气中。当柔伊走近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她，有个人拘谨地朝她笑了笑，跟她打招呼。但柔伊没有留意。

进门以后，母女俩呆板地走向前排。柔伊的婆婆苏珊已经在那里坐着了，尽管认真地化了妆，但还是看得出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当柔伊她们来到她身边坐下时，她勉强微微一笑。柔伊本能地伸手去牵婆婆的手，在两人座椅之间紧紧地握着。

她们能听到身后来吊唁的人们拖着脚走路、抽鼻子和轻声说话的声音。然而，正前方的那个东西一直紧紧揪着她们的：艾德的棺材，此刻正醒目地摆放在屋内正前方的桌上。柔伊盯着那个平淡无奇的木箱子，无法相信自己曾经那么强壮、那么精力充沛、那么鲜活的丈夫，此

刻竟躺在里面。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一切都太不公平了。

艾德死的那天也是一个大热天。和往常一样，柔伊在公寓里忙得团团转，她胡乱地把东西塞进包里：笔记本电脑、日记本、苹果、手提电话、无糖可乐、书和 iPad。

“再多放两样，恐怕你就得拉四马来驮着去上班了。”艾德一边刷牙，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此时，一道牙膏沫沿着他的下巴流下来，啪嗒一声滴在地板上。

柔伊翻了个白眼。

“老天啊，艾德！”说话的同时，她感到怒火上升。她知道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因为他只不过是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点，但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她跺着脚走进浴室，抽出一段厕纸，弯腰去擦地板上的那滴牙膏沫。在擦的时候，她的指甲不小心钩住了一块地板，裂开了一道口子。

“该死！”她嘟囔道，感觉愤怒蹿上了嗓子眼，如胆汁般苦涩。她站起身，再次气冲冲地走进浴室，猛地拉开浴室柜，四处翻找指甲钳。她已经迟到了，艾德在惹她生气，她需要立刻出门。她找到指甲钳，剪掉断裂的指甲，又把它扔回柜子里，砰的一声关上了柜门。

走出浴室后，她看见艾德在客厅里躲躲闪闪，尽量避免与她碰面。这也不能全怪他，最近柔伊经常发脾气，总有一股莫名的愤怒在她心里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爆发。可即使知道心有怒火，也不代表她能将它控制住；都是荷尔蒙在作祟，她很清楚这一点。对！就是该死的荷尔蒙。

柔伊猛地拉开鞋柜门，找她的凉鞋。她把头探进柜子的时候，听见艾德在另一个房间瓮声瓮气地说了些什么。

“什么？”她厉声问道，同时把头往他说话的方向倾斜，以便能听得更清楚些。艾德出现在门口，他正在把头上骑单车用的头盔系牢。

“我去上班了，回头见。”

“再见。”柔伊回答得简洁明了，她没心情讲话，艾德也清楚这一点。他转身出门了。几秒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随即听到他打开车锁时发出的咔嚓声，然后他骑着车走远了。她的心里泛起一丝歉意，但她没去细想，转过身面向柜子。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她是后来才得知的消息。整个上午她都在开会，直到走出会议室，她发现老板奥利芙正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她，看起来脸色苍白。

“奥利芙，你还好吗？”柔伊问道。

奥利芙沉默了片刻，柔伊开始担心。是她做错了什么事吗？还是她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跟我来。”奥利芙说。她的语气既温柔又镇定，完全没有疾言厉色的样子。这让柔伊更加困惑了。她们走回柔伊刚刚才离开的那间会议室，奥利芙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坐吧。”她边说边拖出一把椅子坐下，同时示意柔伊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请坐。”

柔伊抽出椅子，拘谨地坐在椅子边缘。她的双手开始颤抖。

“柔伊，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这件事，”奥利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场事故。是艾德。他被一辆公交车撞了。”

她没继续说下去。柔伊屏住了呼吸，她一方面希望奥利芙赶紧一口气把事情说完，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愿继续听下去，不对，而是不要太大声。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破了这片可怕的沉默，柔伊几乎从座椅上一跃而起。奥利芙赶紧去开门。柔伊也转过身来，就在此刻，她的世界轰然崩塌。

门外站着两名警察，正要找她。

从她嘴里发出一声呜咽，此外，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她试图站起来时，却发现双脚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只得再次瘫坐在椅子上。她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当一位女警员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柔伊抬头看着奥利芙，眼神乞求她告诉自己这整件事只是个糟糕的误会。可奥利芙无法与她四目相对。

柔伊呆呆地看着那位女警员的脚。她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乃至天花板上的吊灯发出的光，都被清楚地映在鞋尖上。柔伊的脑子里在想，今天早上这个女人上班前，站在厨房把鞋擦得锃亮的时候，她是如何畅想这即将到来的一天的？她有没有想过自己晚些时候会向某个人传达她丈夫的死讯？

她仍然一言不发，凝视着地板。

“柔伊？”有个声音说。

她抬起头，发现有三个人正看着她，等她开口。

“我……我……”话在喉咙里打转，“他在哪儿？”她终于用沙哑的声音低声问道。

另一位男警员如释重负，总算可以说话了。他往前迈了一步。“他被送去了皇家自由医院，”男警员说，“很抱歉，但他已经……医生也尽力了。”他稍做停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柔伊呆呆地点点头，站起身。奥利芙快步走到她身边，希望能为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走吧。去把你的东西拿好，亲爱的。”奥利芙关切地说道，

随即挽着柔伊的胳膊，带她走向门口。

回到办公桌前，柔伊弯腰拎起地上的包，一把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开衫外套，又匆匆扫了一眼桌面，以免落下东西。

而后，她和奥利芙跟着两位警员走出了办公室，奥利芙搀着她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警车。整条街安静得出奇。柔伊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她得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所以当警车轰隆隆驶向医院的时候，她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首先是简，她最好的姐妹。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嘿！”简声音轻柔而爽朗地说道，与电话另一头柔伊的喘息声大相径庭。

“柔伊，出什么事了？”

“艾德……”她的声音非常沙哑，她吃力地说下去，“是艾德。他……出了意外，已经……”她无法继续。她没办法说出那个词，但意思已然明了。

“天啊！柔伊，你在哪里？我现在过来。”

“皇家自由医院。”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在说悄悄话。

“我马上到！”

柔伊挂下电话的时候，车子已经停在了医院门口。没时间再打给其他人了。此刻，太阳低垂在那栋棕色大楼的后面，在晴朗天空的映衬下，大楼的轮廓显得有些狰狞。她走下车，颤抖的双腿不小心绊了一下，那位她没记住名字的女警员立刻挽住她的胳膊把她扶稳，两人一起朝大门走去。当身后的门合上的时候，柔伊感觉自己仿佛被吞入地狱。

有人领着她来到医院深处的一个摆满椅子的小房间。等待的时候，她的眼睛痴痴地盯着贴在墙上的海报，内容是关于对丧亲后的抑郁进行心理疏导的。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海报上的文字。为了把脑子放空，她用尽了全部的力气。这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她抬起头，看到了简。

她穿过这个小房间朝她奔来，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柔伊顿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大哭着，浑身抽搐着，身体仿佛要被撕裂成两半。

“他——他死了。”她痛哭流涕地说道。

“噢，柔伊，柔伊，柔伊。”简抱着她最好的朋友说道，柔中带力地抚摩着她的后背。她们保持着这种状态，直至柔伊的呜咽声渐渐平息。然后她们牵着手，相对而坐。

“我早上对他的态度太糟糕了，”柔伊的气息渐渐平缓，她接着说，“他甚至都不看我。他讨厌我，简。”

“柔伊，艾德绝对没有讨厌你。他非常爱你，也知道你爱他。千万别这样胡思乱想。”

“可我对他没好气，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我甚至都没有跟他说声再见，可现在他已经走了，我再也没办法告诉他我有多爱他了。一切都太迟了。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还没等简开口回答，医生就来了。她们被带去辨认艾德的尸体。柔伊精神恍惚地听着医生对她们说，艾德是被一辆公共汽车撞的，伤势非常重，刚送到医院时人就不行了。她隐隐约约听到的都是“脑部严重受损”和“我们无能为力”，想到艾德饱受痛苦，她就心如刀绞。她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她没对他说她爱他就让他出门？假如她给了他一个拥抱，哪怕只耽误他几分钟时间，他现在也不会离她而去了，然后他们可以把事情一件件解决；她有这个信心。假如她开车送他上班，而不让他骑自行车的话该有多好——她讨厌他骑车，因为她总是害怕他会因被撞而受伤……

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艾德已经死了。

老天啊，艾德死了。

她愣愣地走到艾德的床边。尽管到处是伤口——他们已经尽力为他

清理，但他的脸上和胸口仍有血迹——躺着的正是她的艾德，她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伸手触摸他，抱着他，告诉他不会有事的。但她知道她不能这么做。于是她转身走开，简紧紧搂着她的肩膀。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柔伊处于一种意识模糊的状态。她只记得有人给她递茶，有人安抚她、拥抱她，还有手推车从她所在的亲友室门口经过时发出的呼啸声。而后，艾德的母亲苏珊赶来了，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彼此的心也因这份难以承受的悲痛而贴得更紧了。

此刻，她们又在这里相聚。事情只过去了十天，心痛的感觉依然无比强烈，柔伊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

她的胸口猛地一震，从她嘴里发出一声啜泣。她立即伸手捂住，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母亲把她的另一只手握得更紧了。

而后，葬礼开始了。

柔伊坐着听神父开始讲话，双眼的泪水已被擦干。神父用宽慰、温和的话语描述着她的丈夫。

随后，轮到柔伊了。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讲完，但她已经答应了苏珊。当捏着那张皱巴巴的讲稿走上布道台，面对下面那些爱着艾德、爱着她的亲朋好友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必须说些什么。她朝麦克风靠近了两步。

“我在这上面写了一些我本来想说的话，可现在我不知道这些话对不对。”她的声音有些嘶哑。桑德拉想起身上前安慰她，但柔伊轻轻地摇摇头。她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深深吸了口气，“在这过去的十五年里，艾德一直都是我的全部。于我而言，他是我的一切。事实上，想到要在一个没有他的世界里生活，就像走在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却没发现任何水的迹象。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失去了半条生命，哪怕他才刚刚离开。

我知道大家会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可我并不希望这样。我不希望关于他的点滴记忆，和我们共同经历的种种往事渐渐淡去。我想永远将它们珍藏在我的脑海中，帮助我度过即将到来的孤独岁月。”

她顿了顿，低头看着自己紧紧抓着面前布道台的双手，指关节胀得发白。

“我真希望，在他死的那天，和那之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我能言为心声，不说那些违心的气话，我也希望再得到一次机会，改变我所做的一些事。可事与愿违，所以我也只好尽力带着那些幸福的时光继续生活，努力忘掉不快乐的……”

她又停了下来，抬头看着简，与她四目相对。她的好朋友脸色苍白，看起来很憔悴，与往日的她相比黯然失色。

“我希望你们大家也能和我一样。以爱之名，把艾德记在心里。我很感激大家来到这里。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我能否撑下去。谢谢……”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回到座位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神父继续说悼词，但柔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不久后，仪式结束了，随着棺材被披上一块布幔，艾德生前最爱的旋律《由我掌控》飘扬而出。

“不要！”柔伊发出一声惊呼，随即转过头去，用双手捂着脸，任凭泪如雨下。她再抬起头时，发现艾德的棺材已经不在了。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柔伊站在窗边，一边揉擦着头发，一边望着倾盆大雨沿着满是污秽的窗玻璃向下汨汨流淌。她的心也仿佛被大雨淋透，沮丧到了极点。大雨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的声音，像从远处传来的鼓声，似乎也映照出她那颗如响鼓般重锤不止的心。她已经分不清雨水流到哪里停止，而眼泪又从哪里流出。

她透过蒙眬的双眼望向窗外的花园，才过去了一个多月，由于她无心料理，园子里杂草丛生，长势已经无法控制。花盆里的几朵玫瑰被自身重量压弯了腰，而许多杂草和好几株野菊却在一小块土地上得意地昂着头；花园里长满苔藓的木甲板也因下雨而变得滑溜溜的。她稍稍闭目，眼前就浮现出艾德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栽苗、修枝和除草的样子。这一小片花园曾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乐趣所在。他们起初决定买下这栋房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花园。她本该对它悉心照料，可她连走进花园的勇气都没有，哪怕一想到这个不再有艾德出现的地方，都会让她心头一紧。

她把手伸进开衫外套口袋掏了掏，摸到了里面放的装药的铝箔板。她看了看手表。距离上一次服药只过了两个小时，由于药物作用，她觉得身体有些晃悠。可她真的很需要它们。这是抗抑郁药，她感到很压抑。吃药不需要费什么脑筋，她迅速一挤，药丸便跳进她的嘴里，然后她干巴巴地生咽下去，觉得有些作呕。

她离开窗边，转身进了厨房，准备打开后门。钥匙不大好使，她笨拙地摆弄了两下，总算咔嗒一声扭动了，她猛地把门朝自己这边拉开，走了出去。外面大雨如注，她的头发几乎瞬间就紧贴在脸上，但她完全没有察觉。她踏过嘎吱作响的碎石，走上木甲板；她身体前倾，拔起一株野菊，丝毫没有感觉到皮肤被刺破的疼痛。她愤怒地把它扔在地上，紧接着拔起另一棵，同样扔在地上。此刻，她怒火中烧，一棵接一棵地将杂草连根拔起，根本无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植物四处翻飞，花瓣也从花上被扯了下来。她正把满腔怒火发泄在花园里，这个曾经让艾德视如珍宝的地方。这并不能让她心情好转，可她似乎无法停止。

豆大的雨点不停地打在她的头上，湿漉漉的衣服紧贴着她的身体，但她感觉不到冷；她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终于，她拔光了所有可以拔的东西，于是她转过身，抬腿迈过地上那堆被她扯下的沾满雨水的叶子，水珠从她的睫毛上滚落下来，一直流过她的嘴唇和脸颊。她迈开一条腿踩在木甲板上，准备回屋；可地板上又湿又滑，她没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一条腿整个朝前滑了出去。她也随即失去了平衡，像慢动作回放一样，她的身体开始向后倾倒；她的双手似风车般挥动，试图通过抓住某个东西，任何东西，来防止自己跌倒。但她周围除了空气之外别无他物。当往后倒在湿漉漉的地面时，她感觉胃几乎要跳上喉咙。她觉得自己发出了一声尖叫，但无法确定，因为她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了一个陶瓷罐上，随即又被弹了起来，磕在地上，发出一声吓人的闷响。一股剧痛涌上脑门，但很快消失了，她失去了意识，脑子一片空白。

第一章

一九九三年九月

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虽然仍紧闭着双眼，我却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生改变了。当我努力去想究竟是什么变化时，一个疯狂的念头一闪而过：或许这一切只是个可怕的噩梦，艾德其实根本没有死。紧接着，我又再次记起发生的事，我的胃剧烈收缩，身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我感觉那根将我与地面、生活系在一起的纤细的丝线似乎就要永远断裂。

那么，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即使还未睁开眼睛，我已察觉到房间里充满阳光，首先这就很奇怪。我喜欢房间里暗暗的。是不是我昨晚忘记拉上遮光百叶窗了呢？或许吧。可明显感觉远不止如此。

然后，有些记忆不知不觉地潜入我的脑海。虽然尚未明朗，但模糊的记忆的确存在，它们潜伏在暗处，设法躲着我。刚才我还在花园里。雨不停地下着，我几近疯狂地拔着野草；这些我都清楚地记得。可其他事我不记得了。在一片空白中，只是偶尔闪现出一些清晰的图像：跌倒、

头痛、几株玫瑰、简的脸、明亮的吊灯，此外再无其他。

我是在医院吗？或许是吧。我跌了一跤，撞到了脑袋，现在正安然无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能说得通。可不知怎么了，我还是觉得这并非今天异于以往的原因。

我继续闭着眼睛，留心听身边的各种声响。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我能听见暖气片里发出的哗哗声，似乎是刚启动不久。我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收音机的沙沙声，和似乎有人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发出的咔嚓声、电热水器的嗡嗡声，以及有人吹口哨的声音。这种感觉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这绝不像医院里的声音。

终于，我试着睁开双眼，一个模糊的世界逐渐清晰。装饰着旋涡状和半圆形图案的白色天花板浮现在我的眼前，和我小时候卧室里的一模一样。奇怪，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图案了。就连天花板上的一小块粉红色污迹，也像极了小时候在我的卧室拿口红扔我妹妹时打偏了留下的那道痕迹。我晃了晃脑袋，记忆把我搞蒙了。吊在天花板中央的灰色灯罩也很熟悉，它牵扯着我的思绪，就像一个孩子在拉扯我的衣角，迫切需要我的注意，我迫切希望记忆能告诉我真相。

我朝右边瞥了一眼。那儿摆着一个五屉柜，松木的，上头贴满了贴纸，台面上还放着一面镜子，四周围了一圈灯泡。虽然看不见任何化妆品的影子，但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令我诧异不已。

我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心怦怦直跳。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不敢再看下去，可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扭过头，看见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看见的松木衣柜，其中一扇柜门敞开着，里面挂着一排空空的衣架。衣柜前立着一只黑色手提箱和一个纸箱，上面用黑色的记号笔潦草地写着“柔伊的东西”，旁边还画了一张吐舌头的笑脸。纸箱上还放

着一个印有“史瑞莎”商标的酒盒子，上面绑着一个重复印有“当心”字样的白色警示条。不用看我就知道盒子里装的是我最心爱的CD唱片，全都是我昨晚悉心整理出来的。

我环顾房间四周。门后通常挂着睡袍的挂钩空空如也，地上搁着我的旧CD播放机，外面还缠着气泡纸；书桌上没有任何的纸和笔，只有一只孤零零的罐子，里面插着几支钝钝的铅笔和一支记号笔。这是我以前的卧室，看起来完全像是我准备离家去上大学的那一天。

我的心仍怦怦跳个不停，我深吸了几口气，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只不过是梦罢了。你的脑袋在捉弄你呢。继续回去睡觉，醒来后一切就都恢复常态了，至于什么是常态，我毫不在意。

我躺回枕头上，闭上双眼。可我控制不住自己，当再次睁开眼睛，我却发现一切都未曾改变。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一把扯开盖在身上的羽绒被，双腿往床边一甩，慢慢地朝镜子走去。镜子的高度与我的腰齐平，当我靠近的时候，我已经从里面看到我身上的短睡衣和吊带背心——那件睡衣我已经有十八年没穿了。对于我即将见到的景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边缘，朝镜子里望去。

我倒吸了一口气，并非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镜子里的那个人的确是我。但并不是三十八岁的那个有着黑眼圈和眼纹、额头上深深印着“倒八字”皱纹的我。而是十八岁少女时的我，双颊泛红，肌肤紧致——眼睛下方的黑色烟熏妆使我带有了几分艾利斯·库珀的摇滚气息。我的头发染着一种奇怪的紫红色，在头上夸张地叉开，就像给脑袋套了个光环。我伸出颤抖的双手将头发向下压了压，又眯起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做了个鬼脸。与往常不同，我的额头上没有出现任何皱纹，仍